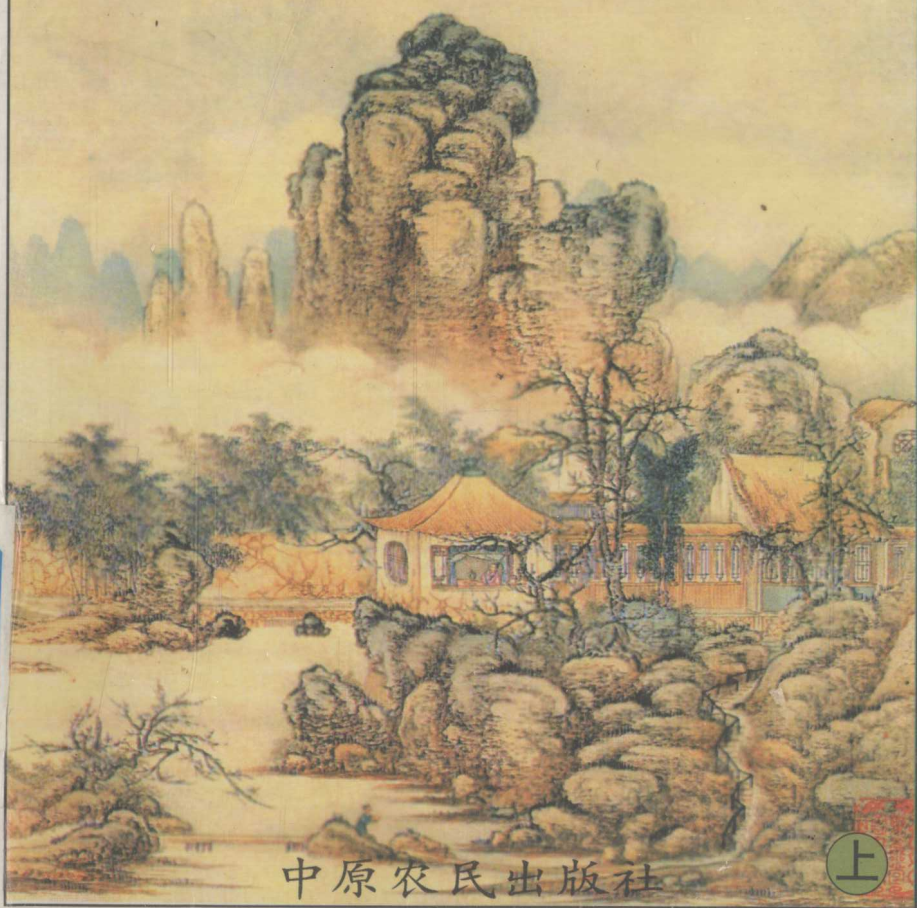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咆哮紅顏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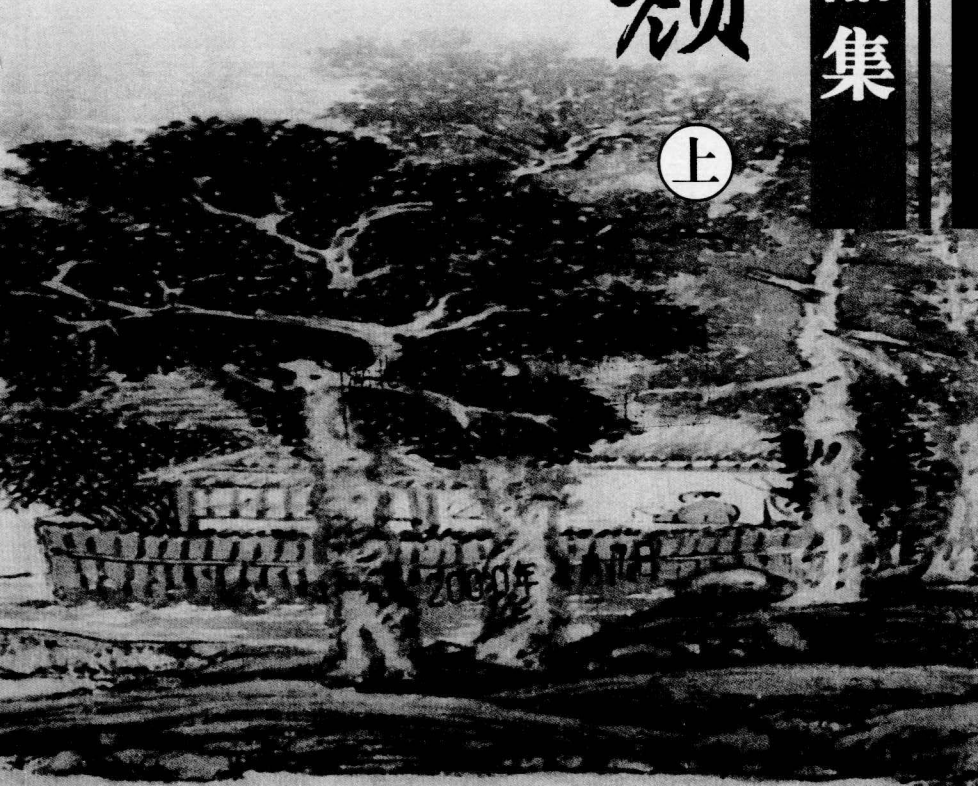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上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咆哮红顔

上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国·郑州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内 容 简 介

武艺超群的夏侯娟，美到了极处，但却柳眉含愠妙目笼威地少了几许温柔。当她与情人卓轶伦一见倾心时，便得了个“咆哮红颜”的绰号。他们立志除暴安良。时值“六残”之一的独孤智组建六残帮欲称霸武林。“六残”系指各具奇功的六位残人：独孤智全身瘫痪，智力绝世；何撑天失掉双手，腿功超人；云千里没了双腿，掌功无双；还有目盲耳聪的司马明，耳聩目明的司马聪及憨傻勇力无俦的濮阳勇。为阻其建帮，夏侯娟收服濮阳勇，卓轶伦治愈司马聪和司马明，并请“一帖神医”叶天仕为独孤智、何撑天、云千里疗疾。当独孤智的躯体有所恢复时，自封帮主，决心与何撑天、云千里共建六残帮。他们不仅举办“百残竞技大会”网罗人才，而且，还要挟东门柳、邀请“海外三魔”加帮。一时间妖邪鬼魅兴风作浪遍江湖。夏侯娟、卓轶伦和一班男女少侠，为拯救武林，入狼窟探敌踪，并搬请各自的师尊，应独孤智之约，在“白虎堂”作生死一搏。在老少英侠里应外合，智勇合力之下，历经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，终使独孤智的妖梦成空。这是一部传奇性极强、欣赏性和愉悦性极高的佳作，语言独特，并富有一定的哲理和启迪，实在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情 缘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定 约 | (38) |
| 第 三 章 | 紫衣宫验色 | (76) |
| 第 四 章 | 神力怪汉 | (115) |
| 第 五 章 | 王道乎霸道乎 | (153) |
| 第 六 章 | 紫拂遇金剪 | (189) |
| 第 七 章 | 红颜白衣 | (226) |
| 第 八 章 | 三个火辣辣 | (265) |
| 第 九 章 | 女神仙 | (299) |
| 第 十 章 | 重 逢 | (334) |
| 第 十 一 章 | 百残竞技 | (374) |
| 第 十 二 章 | 媚药试“无情” | (411) |
| 第 十 三 章 | “双色案” | (445) |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一帖神医 | (483) |
| 第十五章 | 岳阳楼示警 | (521) |
| 第十六章 | 洞庭湖较艺 | (554) |
| 第十七章 | 导引有术 | (603) |
| 第十八章 | 勾 心 | (621) |
| 第十九章 | 斗 角 | (657) |
| 第二十章 | 人头宴 | (694) |
| 第二十一章 | 摧魂鼓 | (733) |
| 第二十二章 | 糊涂蛋骗了聪明鬼 | (769) |
| 第二十三章 | 老 谋 | (801) |
| 第二十四章 | 深 算 | (839) |
| 第二十五章 | 殉葬之搏 | (870) |

第一章 情 缘

一座坟，一座建造得不太大，也不太小，相当漂亮，但又没有碑碣的坟。

一个人，一个满面风尘，鹑衣百结，似乎被甚悲哀情绪所侵，以致显得比他实际年龄，更老了一些的老年人。

一座炉，一座由三块山石，架成的炉。

一个锅，一个平平常常的煮饭、煮菜或是煮汤的锅。

既然称“锅”，锅中自然是煮得有物。

炉围着火，火炙着锅，锅对着人，人看着坟。

除了坟是安安静静以外，其余都是动的，或是不太静的。

炉虽不动，但却被那熊熊火焰，烧得毕剥作响。

火不仅焰光跳动，并也“呼呼”声响。

锅则“咕嘟”地，已被烧得翻翻作滚，并蒸腾出奇香热气。

人呢？是左手向炉中不断加柴，右手向目旁不断拭泪。

四外是青山，当空是白云，云山幽美处，蓦地起吟声。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；

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；

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岗。”

这就是前面所说“云山幽美处，蓦地起吟声”的“吟声”。

吟的词儿，是东坡居士的《江城子》。

吟词儿的人，是个约莫二十四五，风神潇洒，极为英挺的青衫书生。

这位青衫书生，是从一条陡滑山道之上，缓步走来，但目光不时扫视四外，似乎有所寻觅。

转过了一角山崖，青衫书生目光忽凝，已有所见。

他看见了锅，看见了炉，看见了人，看见了坟。

青衫书生剑眉微扬，飘然走过，向那对坟流泪的鹑衣百结老人，深深一揖，含笑说道：“老人家，在下有事请教。”

鹑衣老人抬起头来，对青衫书生看了一眼，皱眉微叹说道：

“我因挚友新亡，情绪太坏，尊驾有何事见询，请说得越简单越好。”

青衫书生点头笑道：“在下因是西南人氏，初来浙东，路径不熟，想向老人家请教一声，这‘括苍山’中，可有处‘埋龙坳’么？”

鹑衣老人闻言之下，从一双泪渍模糊的泪眼中，闪动神光，凝望着青衫书生，扬眉问道：“尊驾由西南不辞万里，远来浙东‘括苍’，就为了寻找‘埋龙坳’么？那地

方景色虽尚清幽，并不是什么特殊名胜。”

青衫书生答道：“在下寻找‘埋龙坳’，并非为了揽胜探幽，是想拜谒隐居其间的一位前辈奇客。”

鹑衣老人问道：“尊驾所谓‘奇客’是谁？”

青衫书生答道：“此人隐迹遁世已久，姓郭，名南天，昔年在武林中呼啸风云之际，得号‘天龙八掌’。”

鹑衣老人听完话后，神情微震，双目一张，精芒电闪地，又向青衫书生，打量几眼，问道：“尊驾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是什么样的交情？”

青衫书生似乎觉得对方问话太多，在眉宇间，有丝不悦之色，一现即隐地，淡淡答道：“慕名已久，一面未识。”

鹑衣老人叹道：“尊驾请莫要嫌我唠叨，我不懂得你既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一面未识，却怎会知道他隐居在这‘括苍山埋龙坳’内？”

青衫书生因他业已打过招呼，遂不再嫌烦，含笑答道：“在下偶游‘六诏’，听得有人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深结前仇，探得他隐居于‘括苍山埋龙坳’内，欲来报复。”

鹑衣老人“哼”了一声，青衫书生继续说道：“常言道得好：‘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’，再高明的盖代英雄，只要稍稍疏忽，也时常会在鬼蜮阴谋之下，埋冤饮恨，在下素仰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盛德清名，遂不辞万里，赶来报讯，期使郭大侠有所警觉戒备。”

鹑衣老人忽然站起身形，向青衫书生，深深一揖。

青衫书生赶紧抱拳还礼，诧声问道：“老人家何以如

此谦礼？”

鹑衣老人叹道：“我是代我老友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致谢尊驾见义勇为的远来盛意。”

青衫书生笑道：“听老人家这样说法，莫非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，如今不在‘埋龙坳’内了么？”

鹑衣老人脸上，浮现出一种奇异神情说道：“尊驾仁心侠骨，更具有脱俗风神，想必也是武林一脉，可否先请把名姓赐告？”

青衫书生含笑答道：“在下姓卓，名轶伦。”

话犹未了，鹑衣老人便失声说道：“卓老弟，恕我恃老托大，你莫非就是号称‘圣手仁心’的哀牢大侠？”

卓轶伦拱手笑道：“大侠两字，卓轶伦愧不敢当，尚未请教老人家怎样称谓？”

鹑衣老人得知“圣手仁心”卓轶伦的来历之后，遂不再有疑虑之心，应声答道：“我姓周，名三畏，江湖中曾送了我个‘天琴醉叟’的外号。”

这回轮到卓轶伦俊目闪光地，向周三畏全身上下，打量起来。

周三畏皱眉问道：“卓老弟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”

卓轶伦接口笑道：“根据江湖传言，‘天琴醉叟’周三畏是酒不离口，琴不离身，如今老人家却不仅无甚酒意，身边也未看见那具名贵绝世的‘焦尾古琴’，怎不教我诧异？”

周三畏“哦”了一声，凄然叹道：“老弟有所不知，我因挚友新亡，无心饮酒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酒入愁肠人更愁，借酒浇愁，本

来不是好事，但老人家的那具‘焦尾琴’呢？”

周三畏指着炉中烈火，以及炉下的一堆灰烬，神色黯然答道：“老弟请看，炉中那堆灰烬，就是我‘焦尾古琴’所化。”

卓轶伦骇然问道：“焦尾古琴是稀世难得之物，老人家把它焚却则甚？”

周三畏凄然落泪，长叹一声答道：“钟期既死，伯牙摔琴，无非是知音已逝，曲调谁赏之意。倘若将今比古，时虽移而事不异，卓老弟……”

卓轶伦见周三畏的神情甚悲，遂设法岔开话头，指着那只热香四溢的锅儿，含笑说道：“古人有‘煮鹤焚琴’之语，周老人家既然焚琴，这锅中所煮的，莫非是只鹤么？”

周三畏一面举袖拭泪，一面摇头答道：“我不是‘焚琴煮鹤’，而是‘焚琴煮骨’，这锅中所煮的是一条凶徒腿骨。”

周三畏语音方落，卓轶伦脸色忽变。

刷！刷！

两声尖厉已极的划空锐啸起处，寒芒耀目，飙轮电转地，飞来了两团急漩金光。分向“圣手仁心”卓轶伦，及“天琴醉叟”周三畏当头袭到。

卓轶伦青衫大袖微翻，忽从袖中飞出一根紫色软索，恰好自那两圈金光之中，穿了过去。

周三畏则怒啸一声，向金光来处的大堆嵯峨怪石，飞身猛扑。

但他尚未扑到，怪石之后，业已飞出一条黄衣人影。

这条黄衣人影，不是迎着周三畏来势飞出，是向相反方向退去。

此人身法之快，委实快如石火电光，一闪即逝，使周三畏空自瞠目惊奇，根本欲追不及。

尤其这黄衣人大袖郎当，从他背影望去，好似双手皆无模样。

周三畏一怔之间，卓轶伦却笑声叫道：“周老人家，此人身法太快，无从追赶，你且看看这两件暗器，或可判断出他的来历？”

周三畏苦笑回身，只见卓轶伦持着两支黄澄澄的圈儿递过。

这两只圈儿，内厚外薄，极为锋利，色呈金黄，径约五寸左右。

周三畏“呀”了一声，恍然说道：“原来是他。”

卓轶伦双眉微扬，目射神光问道：“老人家知道那黄衣人的来历了么？”

周三畏点头答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他的来历，但却想先从另一方面说起，卓老弟才比较容易了解全盘情况。”

卓轶伦目光微扫四周，一面缓缓坐下，一面问道：“老人家大概仍是要从‘焚琴煮骨’说起？”

周三畏摇了摇头，神色又自凄然地，指着那无碑坟儿，悲声答道：“焚琴煮骨，还在其次，我要先请卓老弟猜猜，这坟中埋的是谁？”

卓轶伦苦笑说道：“这是难题，茫茫人海……”

周三畏接口说道：“我先告诉卓老弟，此处就是‘埋龙坳’，并以‘地符其实’四字，给老弟一些提示。”

卓轶伦听了“地符其实”四字，以及此处就是“埋龙坳”之语，不禁心中一惊，蹙眉说道：“此处便是‘埋龙坳’，郭南天大侠又复号称‘天龙八掌’。”

话方至此，周三畏又复老泪纵横地，凄然叹道：“卓老弟，你猜对了，这坟中所埋，便是我生平挚友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。”

卓轶伦听得脸色一变，周三畏继续叹道：“虽承卓老弟义胆侠肝，驰报警讯，却可惜你来迟一步，被那般无耻鬼蜮，着了先鞭，仍使我郭大哥含恨九泉，身遭惨死。”

卓轶伦剑眉双挑，目闪精芒，愤然叫道：“周老人家不必流泪，郭大侠既遭暗算，我们便应该设法替他雪恨报仇，伸张武林正义，郭大侠方能瞑目地下。”

周三畏举袖试泪，目注卓轶伦，讶然问道：“卓老弟，我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是生平挚友，替他报仇雪恨，自然义不容辞，你却和他半面未识，难道也愿意涉此风险？”

卓轶伦满面神光，恭声答道：“在下艺业或有不精，学识或有不够，但每见人间不平事，胸中即作不平鸣，义胆侠肝，却决不甘落人后，我万里远来，既未能替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的生前效劳，自愿为他的死后尽力。”

周三畏听得轩眉狂笑叫道：“好心胸，好男儿，难怪卓老弟年岁轻轻，便得号‘圣手仁心’，成为名震西南的‘哀牢大侠’。”

卓轶伦摇手说道：“老人家不必再对我谬奖，我有几项疑问，想先请你给我解答。”

周三畏道：“老弟有何疑问？尽管提出。”

卓轶伦指着坟儿问道：“天龙八掌，誉满武林，郭大侠生前显赫，坟前何不立碑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一来我郭大哥所结仇家，太以狠毒，他此次并未能亲手杀我郭大哥，我遂暂时不拟泄漏郭大哥的死讯，免得在我风尘仆仆，四海寻仇之际，对方连泉下白骨，都放不过。”

卓轶伦恨恨说道：“这人是谁，竟会如此毒辣？”

周三畏未答他这次所问，仍自继续说道：“二来我打算等我替郭大哥雪恨复仇后，再来此补立碑碣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周老人家的这种打算，也有道理，但郭大侠是前辈一流好手，功力极高，他那狠毒仇家，定也……”

周三畏截断了卓轶伦的话头，摆手苦笑说道：“老弟猜得不对，我郭大哥的这位仇家，根本不会武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”

卓轶伦大为惊奇地，失声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此人是谁？”

周三畏道：“此人复姓独孤，单名一个智字，身患瘫痪重症，除了头手略能转动之外，连站都无法站起，镇日均半躺半坐在一辆特制轮车以内。”

卓轶伦诧声问道：“像这样一个残废之人，能害死武功绝世的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么？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这独孤智虽是身不能动的残废之人，但他不论何种恶毒刁钻花样，均想得出，智慧之高，足称天下第一。”

卓轶伦听得皱眉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在‘六诏山’

所闻要向郭大侠寻仇暗算之人，并不是独孤智了。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我郭大哥游侠江湖之际，虽然仁义如天，但既欲助弱扶倾，必与强梁结怨，仇家自然不止一个，卓老弟在‘六诏’所闻，是如何说法？”

卓轶伦应声答道：“我听得有两名江湖人物，在说什么‘何大哥业已探出天龙八掌郭南天，隐居于括苍山埋龙坳中，即将全力寻仇，以报当年的断臂之恨，我们应该助他成功，也好借此成名露脸’等语。”

周三畏双目之中，神光电闪问道：“这两人是否一个瘦小枯干，另一个则颇为雄健？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老人家怎会知道，他们正是这等模样。”

周三畏向卓轶伦看了一眼，扬眉说道：“卓老弟，你在途中大概遇事耽延，否则以这两个恶徒的功力脚程，不可能走在你的前面。”

卓轶伦俊脸微红，点头答道：“老人家猜得不错，我在来此途中，确曾因事耽延了两三日光景，莫非……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这只好说是运数前定，天意难回，卓老弟若是能比那两名江湖恶徒先行赶到，或许还可使我郭大哥，逃过这场劫数。”

卓轶伦又惊又愧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样说法，可把我听糊涂了，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到底是中了独孤智的暗算？还是遭了我在‘六诏’所见的那两名恶寇毒手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我郭大哥独居‘埋龙坳’，忽染风寒，身患重病，那两个恶寇一名邵挺，一名陆锋，也恰好赶到。”